

逆耳言

臘月三十日大掃除

光陰迅速得很，一個年又過去了。區區住在臺中，在年前的近幾天，聽到兩種聲音，是最刺激心情的。雖然是區區的感覺，卻有介紹給大家的必要。

一、是年關這個月，正是農曆十一月，臺中蓮友歷年以來，都是從十一日起，至十七日彌陀聖誕止，結七念佛。恰巧今年圓滿的這天，是國曆臘月三十日。主七師在第六天講開示，有這樣的幾句話：「大家怎麼樣？只剩明日一天了！」聽了這話，我隨着一擡頭，忽看到壁上掛的日曆，書的是十二月二十九，突然觸動起「臘月三十日」那話頭來。回想到佛七中間，毫無所得，不由的大吃一驚。

二、是政府下令，新年舉行大掃除。在通知單上注明：三十日檢查。送通知的人，放下單子，又叮嚀了一句「三十日來檢查。」從此以後，家家戶戶，提水桶，揚掃帚，忙個不休。卻有幾個蓮友，知道區區是沒辦法的，來替幫忙。自然要謙讓推辭，大家說「明

天就是三十日，若不打掃清淨，是要招麻煩的。」這幾句又觸起那話頭來了。我輩二惑具足，三業未淨，真的「臘月三十日」來臨，怎麼了呢？不免倒抽了一口涼氣。

總算徼倖，糊糊塗塗，年關闖過去了。但是每天晚間，念的警衆偈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，試問是年已過，命當如何？還不是將來總有個「臘月三十日」，教命過不去。往者難諫，來者可追。在這接迎新歲以後，是要振作一番的。

受新歲經中記載，世尊在新歲之日，令擊犍槌集衆，公開檢討自己的過失。有這麼兩句話：「我今欲受新歲，我無過咎於衆人乎？又不犯身口意耶？」世尊何等之人，對於光陰都這樣警惕，德業都這樣精進，我輩生死凡夫，前途一團黑漆，豈可再放逸懈怠，聽憑「臘月三十日」來臨，自招手忙脚亂呢？是應當在新歲開始，重新自己檢討，趁時所作早辦，那纔是真的聰明人。

弘法護法

佛法盛衰，人之盛衰也。道在人弘，非佛法與時合背，而感盛衰。此爲明眼人所共認者也。今日佛法景象，豈例外乎？若徒知驚外教之侵凌，或咎魔道之淆混，而不自

反其身，是專務於末矣。假使無外教魔道之來，吾徒所爲之種種，便可躊躇滿志耶？恐無外教魔道之來，即此今日之景象，或更下之。古哲云：「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。」從知憂患，故不在於外也。

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」亟望真緇真素大德長者，痛吾教之板蕩，各發大心，以擔荷自任，起而直追，亡羊補牢，猶未之晚。

然事雖萬端，舉綱則目自張，宜體察時病，先扼乎其要也。所要維何？一切暫取方嚴而已！弘法必使受弘者知所重，護法必使被護者顯其尊。知重則受持心殷，顯尊則魔外自退。反求諸己，不徇物情，風行草偃，教不勃興者，吾不信也。縱教不即興，亦保存固有之元氣。元氣存，謂教之不衰也，烏乎不可。

儒家孝經有云：「士有爭友，則身不離於令名；父有爭子，則身不陷於不義。」此區區今日之志也。非敢以白衣之卑，而妄發議論，尙希大德長者，共體教艱，憫我赤心，恕我愚誕。

多文多患

修道之人，不事多言，受誣不辯，爲自利者，尚矣。然恐損於他方，自不得不甘冒不韙，起而辯之，蓋爲消他方之煩惱，且免各方之疑悞也。

有人問曰：汝焚燬某大師之注經乎？初聞甚忽之，繼聞始訝之，三聞無已於言矣。某大師德學皎如日月，余胡爲而妄如是。縱爲之，是無損於大師，而造罪於己耳，余豈慎乎？或謂余因學派，有嫌於大師，余與大師川寧追隨，炙教十載，其私誼之雅，更非外人所能知者矣。是言之來，乃好事者，故作滑稽之舉，或備四月一日逗趣而已。

予爲樹刊作卷頭語，實經數人慫恿，而勉寫之。其旨僅對初機，作普通之貢獻，不敢攻私人，不料竟招是非，甲來責曰：胡爲刺我；乙亦曰：刺我似之；丙又起曰：此真刺我矣。噫！余罪障未盡，大事未明，懺悔之不遑，奚暇別刺人哉。然世雖無殺人之曾參，鳩人之羊叔子，以無德而好言，咎過又何辭焉。今後自當隨緣，定行定止，能與管城子絕交，則幸也夫。

黃州說鬼，本可姑聽，然昧之者，信以爲真；或致疑於各方大德，則背因果矣。故余曰：恐損於他，不得不言，不得不辯。

佛生年代縮短

佛生年代，由來爭執。古主西周昭王，是距今二千九百餘年。歐洲學者，考希臘史及阿育王華表，定佛入滅在西紀元前四八三年。我國學者，又據「衆聖點記」謂佛滅後九七五年，爲南齊永明七年。除古說外，中西學者考證，不無有據，佛生距今均主二千五百數十年。今忽退爲二千五百，更爲世界佛徒公認，吾陋故疑。

梁任公佛學十八篇，據「衆聖點記」，略謂「佛入滅在周敬王三十五年，即西紀前四八五年。」按本年爲西歷一九五六年，加前四八五，佛世壽八十，是共爲二五二一年，是一說也。

考各史及新教育研究會，所編本國史年代表，周敬共四三年，依梁之說，退三五年，結至周末，尙有三〇四年，秦一五，兩漢新莽共四二五，三國五四，兩晉一五五，南北朝一六九，隋二九，唐二八九，五代五三，宋三一七，元九一，明二七六，清二九八，民今歲四五，加衆聖點記九七五，佛世壽八十，是共爲二五五三年，是二說也。

再考衆聖點記，至齊永明七年，爲九七五點，自永明七年，算至本年爲一四九九。

加佛世壽八十，是共爲二五五四年，是三說也。

中西學者，所據之衆聖點記，阿育王華表，可信乎？不可信乎？如謂可信，則歷代年數井然可考，何至佛生退後，謂不可信，一切之斷簡殘篇，應俱在懷疑之例。二千五百年之說，胡能成定論耶？吾陋故疑。

空腹大佛

近年佛教之衰，患不在外，在乎自身之腐也。心未淡泊利名，行故多違務本，知見不正，所以動作乖方也。

往者無論矣，試看今之碧湖山，造一空腹大佛，內設階梯，開放登陟，綠女紅男，衣履穢臭，鑽耳穿眼，踞頂跨肩，嬉笑喧譁，咳唾侮慢，是以佛身爲媒狎之所耶？抑以爲玩弄之具耶？二者必居其一焉。

天下事有作者，即有和者，聞彰化八卦山，亦擬仿效。經云：造像有大功德，反之，慢佛當有大罪業。衆以吾言爲過乎？請舉事以明之。

國家之旗，可以臀坐乎？家祀木主，可以褲襪加其上乎？古德椅上書佛字，而不敢

坐。眞修行人，室中供佛，且不袒胸。手捧經時，不向人拜。與出家人同行，必居其後。視其恭敬三寶，果如何耶？興斯事者，不知與釋迦有何冤讐，竟出妙想而侮辱之？

或問：廢之與止造乎？曰：非也。前不云乎？造像有功德，慢佛是罪業，宜於已成者，立止攀登，正造者，專供瞻拜，繫鈴解鈴，轉禍爲福矣。

入佛異趣

衆生根性各異，思想不同，入佛旨趣，亦有別焉。根異者何？概分最上、上、中、下、下下、諸等也。旨別者何？可分大、小、偏、錯、邪、諸類也。

念無邊衆生，迷惑顛倒，受苦酬業，無有盡時，發大悲心，思與拔救；忻羨佛力，廣求智通，以期一切成辦，普度他危；發是心歸佛門者，名之曰大，是最上根人所爲者也。

自痛五蓋十纏，牽引六道，頭出頭沒，劫經恒沙；椎心泣血，謝絕塵緣，誓求出離，住涅槃樂；發是心歸佛門者，名之曰小，是上根人所爲者也。

不了幻妄，執著欲塵，來喜去悲，患得患失，盛衰之機，信由因果，習善戒惡，冀佛護持。發是心歸佛門者，名之曰偏，是中根人所爲者也。

恃才傲物，好高喜名，欲借梵典，廣其見聞。著述雄談，眩耀博雅，顛倒經義，逞佞凌人。發是心歸佛門者，名之曰錯，是下根人所爲者也。

私心滔滔，沈迷物欲，不畏因果，百計營求，幻想佛法，可賴斂財，行解俱無，專爲享受。發是心歸佛門者，名之曰邪，是下下根人所爲者也。

發大心者，自無論矣。小心者，亦是正途。即畏禍希福而歸佛者，雖云是偏，尙不失爲小果。若爾錯而邪者，不獨貽累佛門之羞，恐終自罹其殃，正可憫也夫。願初機學人，登途有所擇焉。

知內知外

圓證一乘，徹了大事，當求諸內，是佛法之正果。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爲彰於外，皆佛法之正因。正果期衆生同證，正因期衆生齊修。同證之後，即是佛國莊嚴；齊修之時，即是人間淨土。此佛法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之全體大用也。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未可使之強分。是以欲了大事，而忽儀行，或只講儀行，而不究一乘者，皆爲紆曲其道也。

吾輩初機，望大道而多岐，自當循一標準，庶不致墮坑落塹，唐捐時功。其標準宜

先知乎內外。內外無所乖，道雖未得，亦近之矣。

知內者何？一者嚴持戒律，不破不穿。二者或淨或禪，相繼不失。三者廣研經教，求啓智慧。四者守正知見，不徇俗情。五者善惡知識，依教親遠。知外者何？一者威儀具足，貌莊氣溫。二者護法弘法，不厭不疲。三者衆善奉行，厚培福德。四者善巧方便，遠離非道。五者衆皆爲師，平等恭敬。

此內外五重二法，具有相互之關係，必須排偶玩索，方有省焉。願學者勿以近而忽之，未始無所助也。

契機法言

客問予曰：向人談論佛法，何語方爲契機？予應之曰：逢初機宜說玄妙，遇宿學宜講因果。客仰天而哂，似笑予言背也。予固耄，實尙未昏，請申其意。

今人大都崇拜洋風，視國學久已蔑如，於佛學更不寓目。言偶及之，輒率爾斥謂迷信。成竹橫胸，幾近闡提。是其心深爲驕慢所固蔽。果欲利之，必先折之。故應使彼暢聞佛學，精深幽邃之義，驚未曾有，躡級而言，亦知其不能盡解，惟藉是奉其慢幢，即與

潛種善種矣。

今日宿學，固多戒急行篤耆德，實亦不乏好大浮誇之類，且爲時潮衝動，竟至舍己從他，甚有願作學者，恥稱信徒之概。以故偏重研教，怠忽行持，高自放言自標玄遠，瑰異倜儻，儼然六朝名士。若輩法法皆能，所希微者，戰戰兢兢，敬慎心耳。故宜與講因果。縱一時被笑迂腐，然此一粒種子，終有遇緣生起現行之日，斯真益其慧命矣。

客之觀念，冬裘夏葛，順乎理之常也。予之觀念，砭膚鍼肌，應乎時之變也。

人習善惡之今因

人作善惡，因素雖多，求其本源，不離心性。孔子曰相近習遠，孟子曰性善，荀子曰性惡，告子曰性可善可惡，揚子曰性善惡混，我佛則曰本覺，曰無始無明，是皆指善與惡總屬性分之事也。

善者應何使其進，惡者應何使其改，此在教育熏陶，非關法律繩治。而教育方針，實又受政治之支配。故知今多犯罪，雖係教育目標未能對準癥瘕，而選醫選藥，更惜乎政治之未嘗加意焉。

所謂教育者，家庭學校社會，皆其教室也。家庭部分短，多無統系。學校部分長，且有組織，入學校則受於家庭者，即被其奪。社會部分廣，性多炫耀，入社會則受於學校者，亦被其奪。考其趨勢，而轉移心性之力，學校社會當任其重，而家庭當任其輕。

細玩各種學校設施之教材，凡關仁愛信義廉恥等趣者，卻不多採入。而社會歌劇電影藝術之作品，有涉誨殺誨盜誨姪等事者，則極力推獎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顯而易見，又奚必諱言當前，故作曲折，而他求哉。

法運興衰由心向背

「時當末法，魔外繁興。」此二語，乃吾教今所引為深憂者也。實則佛法，如日麗天，並無正末之相，不過地球自為向背，粗看似日有正末耳。

地面向日者，境界光華，自然庶民百工，應時興起，禮樂衣冠，進退不紊。地面背日者，氣象陰慘，便有山魃木魔，伺機為祟，哭號叫噪，跳梁攫噉。今佛法豈非昔之聖言耶？今佛徒多非昔之風尚矣。是法無正末，而人有向背，此正不必為法憂，應當為人悲也。急戒急乘，有禪有淨，自行化他，發真實心，不為名聞利養，是之謂向，人與正法住。

矣，何憚於魔外。戒等告朔餼羊，教則魯魚亥豕，禪淨俱廢，自欺欺人，念不在道，無非名利是求，是之謂背人。衰末法由之，何尤於魔外。

故曰：法無正末，在我向背，教之興衰，在我向背，魔外之侮，在我向背。或疑吾言爲常談乎？請擇而試之，以觀厥後。

頂蹴梅檀皆染香氣

佛法住世，儼如日月經天。日縱令冷，月縱令熱，佛法固如是也。以其義理真實而不虛，言語精確而難易故。雖有毀謗，只等日月之光，現有雲遮影蝕，不過一時一地之幻象而已。實則雲之與影，距日月正不知幾萬億里，絕未少減日月之明，剎那之間，影雲都歸烏有，世之毀謗佛者，亦猶是耳。韓歐程朱之謗佛，三武一宗之毀法，幾曾有毫末之損哉？而謗者毀者，畢竟低首，化爲一家。經有之：佛法如梅檀，頂之蹴之皆染香氣，信斯言也。

儒自西漢，奄有國教之尊，政教皆由出之，而君相士庶，碩學鴻儒，率多奉佛，宋明理學，皆佛脫胎，是儒融於佛也。道嘗敵視佛教，而寇謙之王浮之流，均標佛典，造作道

經。其念誦儀式，且依樣葫蘆，紅魚青磬，梵讚唄音，是道亦佛化也。他如五花八門，善壇善社等，無不顛倒梵典，自稱佛徒，實則不侔，然人事上因以息爭矣。

基督教非今世之雄耶？道風山教堂，已仿佛式；某會更夾講心經。今香港證道出版社，新印一種傳單，題爲罪人之夢，設喻插圖，大都鈔襲佛經，略加變化。學術者，天下之公器，本無專權，善且喜與人同，極希其繼續採用，思想接近，磨擦會當減少，佛耶從可聯誼矣。

道亦有盜

莊子曰：「盜亦有道。」吾曰：「道亦有盜。」此意云何？俗贊佳賊，「殺富濟貧」（殺作減損釋），是盜有道也，若借道而殺貧濟富，故曰道有盜也。

吾教六度，布施爲首。遇有艱困貧厄，義當量力周濟。詎近忽有一般青年，衣冠楚楚，或稱是某法師弟子，或言是某居士弟子，專向佛教團體，撞騙錢財。不曰路途被竊，即曰偶缺車資，暫借即還。得錢而去，輒見其銜雪茄，乘三輪，吃菜館，看電影，而樂其樂也。

佛教類多貧窶，身出數十百元，即須減口旬日。若輩則縱其嗜欲，一揮而盡，已是殺貧濟富。若僅論此，尚是小端。然受騙者，不止一人。一人受騙，不止十次。發覺以後，互以施借爲誠，布施之門因塞，反使眞困窮途者，無告無貸。推其禍源，是誰之咎？此種作風，直是殺盡貧人，而不見血，其陰毒貽害，寧堪言耶？

若輩既命佛徒，或明點滴因果，且係伶俐青年，不難正當謀利，何苦借道行惡，專殺困窮。試思濟貧悲也，殺富則惡，故仍稱盜，至於濟富，猶非君子，更進殺貧，是盜不若也。奉勸發大慚愧，勇猛回頭，涅槃會上，放下屠刀，立有成就。否則因果不虛，噬臍再悔，恐無及矣。

波旬放言

吾教盛衰，吾徒之責，未可推在衆生分上，謂其福德厚薄感召也。謀之臧，雖衰能振，謀不臧，盛亦轉墮，此在審機自警，權巧應付環境也。

今輒聞人憂曰：供應太薄，僧伽不增，教律過嚴，來學卻步。便於生產，百計營求，剃度僧尼，盡量誘勸，且擬大撤籬籬，放寬戒律，甚而提議娶妻食肉，順人大慾，藉爲廣招。

之策。嗚呼，此真迷途不返，齊末忽本者也。果如所云，是僧伽愈多，而教愈破矣。

試問佛法重心何在？異與他教者何在？是政治耶？是啖飯之敲門磚耶？是名場中之地位耶？不思及此，故有毫釐千里之謬。若本質變矣，何教不可奉信，又奚取於佛教爲哉。

予以爲今日之事，僧伽在精，不在多寡，戒律宜嚴，不宜寬縱。居士則律儀寬嚴，任其自擇，不限龍蛇，一體不捨。僧伽戒嚴道精，方顯其尊，數少則供應可厚，居士律儀方便，不使畏難，可以收攝普廣。僧伽師也，居士弟也，自應師少於弟。不見夫耶教之普乎？亦非人人神父，箇箇牧師，若皆神父牧師矣，被教化者何人哉？既不人皆神父牧師，又何礙其教之昌耶。

僞君子辯

二十年前，嘗聞憤世嫉俗者，罵人曰：某「僞君子」，某「說人話不做人事」。被罵者輒引爲辱，實亦爲社會所不齒。

今有如是之「僞君子」，「說人話不做人事者」，吾則向之頂禮膜拜，稱贊大

德。有疑斯言爲僨乎？茲願引申其義。

君子者，有德之稱，僞者，名不副實。然此人猶有「羞惡之心」，「是非之心」，未可以滿分壞人目之也。人話者，仁義禮智信之言；（亦佛家根本五戒）不做者，言行不能合一。然雖身意業惡，而口業尚善，亦未可以滿分壞人目之也。

有羞惡是非之心，是正知正見，根柢未腐，可與生善。行惡而言善，只損於己，未惑人心，未敗良俗，甚或有信其言，而行其實者。若不求全責備，斯二類人，皆有可取。善根既未斷盡，當來即是諸佛，吾何人斯？豈敢輕慢。

世俗勿論已，反觀吾教，有羞惡是非之心，有口不謗法，不撥因果者，便是今之善知識。拜之贊之，慎何之有？如曰：寧做眞小人，不須說人話，乃是革新龍象，機契時潮，惜吾耆蹟，不能達斯旨矣。

舍利

教者道之表，道者教之質。有質雖不尚表，道仍不失其爲道。徒尚表而無質者，教亦何嘗其爲教。儒家有曰：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既無道矣，教云乎哉？

佛教云何？世出世法，一切覺了也；有漏世善，既括無餘，無漏至道，惟佛獨有。進言之，他方善美，早成佛教之糟粕，佛教特質，他教尚在摸索，竟至認賊作子，悞以識神爲本來面目，可不哀哉！

證真實道者，是依法證得心性功夫，此亦惟證得者自信，喻如飲水，冷暖自知，未證之人，實無從測其境界。雖爲是言，非空洞也，然外境卻有種種瑞相，足堪表顯其道成就，舍利子即是其一也。

此次呼圖克圖章嘉大師，圓寂以後，荼毘所得舍利子，舍利花等，異光璀璨，報載以數千計，各界驚異，咸稱神奇。其實亦修行者之平常事耳。昔年印光大師荼毘，得舍利全牙等六類，量亦數千。太虛大師荼毘，舍利亦多。古德如是者，更難枚舉矣。

吾人對於此事，雖亦贊歎景仰，惟非僅重其物，乃驗知其人，之證得耳。他如淨宗修士，預知時至，天樂鳴空，香光四溢等，亦皆有明確之瑞。無道者，定不有此，環顧他教，修而證者，證有表顯者，可得言乎？

佛誕憶妙峰山

燕京之西，有妙峯山，爲佛教道場。當佛誕月也，十方進香者，如雲集焉，竟月而不息。

山麓至巔，犖确蜿蜒，超四十里。登者味爽而進，必數憩，卓午始達。紺宮連綿，各據形勝。如遍禮佛，盡遊覽，一日之間，勢有難及。故登者輒逾日下，而樂道者，好遊者，或信宿盤桓，或經旬，且多有終其月者。

最難忘者，即佛家慈悲平等之精神，化現一角之淨土也。山中各徑，肩相摩，足交錯，偶悞撞悞踐，必含笑互道虔誠二字，表示歉懷，從無諍誼。渴欲飲，則有梅豆茶各湯。飢欲食，則有粥餅菜各品。履破有補者，衣汗有浣者。晴踏草鞋，雨張油傘。宿有館，病有醫。概不取值。聞皆十方善信，所來結緣者也。

因而聯想大陸數十省，每當臘月，四衆弟子，例施米粥。街頭巷尾，陳大鼎，熱氣蒸騰。捧盂縮頸，團團而啜，各聽盡其量。貧黎得不凍餒者，不勝計也。此兩種無遮大會，實勝耶教之配給爲廣。乃眷西顧，但不知今日如何矣。

未證眞如應慎因緣

學重行解相應。解而不行，說食數寶；行而不解，多入歧途；兩俱有過。今修淨者，但曰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只知向果上攀緣，至於所念，如法與否，慢不加察。是於因力緣力，反而忽之，寧非不知務本耶？經曰：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。又曰：緣謂一切功德善根，資助了因，開發正因。烏可不深長思之。

所謂淨土者，無逆惡煩惱之清淨果也。念佛者，無逆惡煩惱之清淨因心也。復次，更說衆善萬德之行，是又尚乎助緣也。因與緣如鳥左右雙翼。雙翼必齊舉，始得飛高圖遠，達其所向。因緣必同修，方能感應道交，成辦其果也。

古德知其如此，誨人無不從因上提撕。曰：自淨其意，曰：心淨土淨，已顯示之。欲證淨果，須植淨因也。雖曰帶業往生，乃指潛伏舊種，不曰造孽往生，可見不許新殃。明乎此，方萬修萬去，昧之則因力不充，希果云乎哉。

淨土三經，並重助緣，極贊福德。小本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。」大本：「令捨五惡，令去五痛，令離五燒。」觀經：「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。」經訓煌煌，苟有其因，而無其緣，猶以爲不可也。

或曰：至心念佛一句，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業既消矣，何勞講究因緣？予曰：一

念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。障門開矣，業不復生乎？大都今之學人，一面念佛，一面造孽，卻似右手掃地，左手揚塵，試思何勤何怠，如不自欺，會當啞然失笑。所以老實念佛者，無不警惕因緣。因緣不淨，已非老實，於行解乎何有？如此求生，只是意圖徼倖而已。

消極積極辯

五濁惡世，衆苦迫煎，欲離無由，忍而受之，此所以謂之娑婆也。我佛大悲，爲與拔救，頻作不速之客，而來應化，累至此世，已達八千餘次矣。夫大教不尙空談，必有行以表之，故先棄富貴，獻身羣衆，四十九年說法，多至三百餘會，即言即行，遂使教被十方，度生無算。然非止於是，虛空劫波衆生，三俱無盡，我佛大悲，乘願再來，正亦無有盡也。爲大乘根性者，說利衆法，則四弘誓願，四無量心，四攝六度，詳矣盡矣，已無有法，更加其上也。至力行時，財產妻子，頭目腦髓，均作布施，跳火坑，入地獄，在所不辭，縱救一箇衆生，而經多劫相隨，且不疲不厭也。

爲小乘根性者，說不害法，則諸惡莫作，無欲求，無瞋恚，無惡言，此三業淨，已與物無忤，與世無爭，雖不明言利衆，實已陰利之矣。其力行標準，不置田產，不視女色，著糞

掃衣，日乞一食，遠離憤鬧，依居林塚，飲必濾水，燈必加籠，徹底自損，至無可損，常懷慚愧，猶以爲未至其極也。

綜觀世尊言行，教乘大小，或利衆，或不害，無不大公無私，心力俱盡。此就教體統論，非謂事或偶有，行僅一端而已。時髦者流，未窺門牆，輒詈消極，一人唱之，多人和之。嗚呼，此而消極，不知積極者，爲如何耶？

若必雞鳴而起，孳孳焉，沽百世之名，屯一家之貨，攘掠爭奪，五欲奉身口，方得謂之積極歟？果爾，是積極於自私也。智者視之，正爲意志頹廢，精神消亡，死於心者也。心死者，代哀之尙不遑，又奚暇與之積極消極，而置辯哉。

不明教相難言空有

佛學說空說有，如掌與拳，本爲一事，經云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也。抉竊摘微，端在般若，此門乃佛延至第四教時，方爲暢演，固非爲初機所說也，明矣。不善學者，往往偏執一面，致使圓通康衢，依方生迷，羣言淆亂，多啓門諍，利生云乎哉？

有言妙有，是銓其相；空言真空，是銓其體。因體空故有不變義，因相有故有隨緣

義，且也相實依體而起，體亦依相得顯，非權非實，是二是一，斯契圓解圓修之旨，決非自相矛盾，語有兩歧也。

今之信淨土者，依三經而說種種莊嚴，是言其相，並非莊生寓言。疑淨土者，僅說唯心自性，是言其體，寧忽如來三身。若互誹謗，幾近說火否認其熱，說水否認其濕也。於空色即是之義何有，於不變隨緣之義何有。

凡少研淨宗者，咸知土有四分，實報雖是說相，寂光寧非說體，必取體而撥相，理固不圓，事亦非真實也。倘於西只許唯心自性之體，不許極樂彌陀，三處莊嚴之相；於東亦應只許唯心自性之體，不許娑婆釋迦，八苦三途之相。如於娑婆諸相，竟認其有，自應於極樂諸相，亦認不無，事理方各不違，否則等說西方人手只有拳，東方人手只有掌矣。或曰我只許心內，不許心外，試思何法在心外，心外是何處？

迷人破法立執

云何佛法，凡能言說能思議者，及不能言說不能思議者，無不皆是也。豈必四諦六度，即治世語言，資生事業，若善用之，皆順正法，故有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，及何者不

是般若之言也。設有一法，出諸佛外，則佛法是有邊際，於廣大圓融之義何有？是以笮帚、麻三斤、乾屎橛等，俱能持之證道，而況煌煌三藏靈文哉。此經法應依之義也。

一切一切，均能得稱佛法，便是佛本無法。不過佛喻醫王，諸法如藥，觀察衆生之病，而與之藥。對症則牛溲馬勃，立起沈疴，不對症，蘗朮苓著，亦足戕命。或說空有，或說體相，莫非善巧方便，無實無虛，總取其愈病而已。愈病勉說是實，用藥勉說是權，既云權矣，故又可曰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此二執應破之義也。

佛與諸祖，或立空破有，或贊有貶空，或隱體演相，或借相顯體，本是活潑潑地，因機施教。雖有破斥之言，全屬破執，非破其法，不然法華說後，餘經都當廢也。可憐末法衆生，鈍根痴迷，破執生執，東倒西歪，竟拾張三醫頭之藥，去與李四醫脚之病，甚且依佛罵祖，或依祖呵佛，遂使清淨門中，頓生一股火藥氣味，可勝歎哉。如曰破斥之言，出諸佛祖，依而述之，有何傷焉。殊不知法眼未開，言所破者，盡是經法，自執未除，而對衆生之執，何曾會破少分。

六祖曰：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永明曰：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。甚者丹霞燒佛，南泉斬貓，爲啓他悟，另出手眼。試看各祖門庭，得度

者何止千百，若夫未見性者，本屬一團黑漆，何苦強作解人，鸚鵡學語，而不以盲引盲，同落火坑者幾希。祖師云，謗我者昇天堂，學我者入地獄。此一棒呵，正爲是等人而發也。

名之害

名是實之聲響，實是名之本質，必有其實，自溢其名，所謂實至名歸也。然實有益於自他者也，名無益於自他者也。無論世出世法，凡求事業成就，必須立志發願，務其本質。若先存心在名，是已捨本務末，因地不真，而望真果，豈可得哉。

有陰德者隱名，高尚其志者逃名，謙抑者讓名，此皆有實德，而以名爲恥者也。廉潔自持者惜名，喜功者爭名，此亦有其實，而昧於道者也。羨虛榮者沽名，欺世者盜名，貪貨利者冒名，出事出風者造名，此皆無其實，但以多欲塞胸，而不計罪福者也。

求道求名，兩相背馳，故真實學人，必遠名聞利養。此關不破，遑能論道。昔蓮池大師，遠參遍融和尚，膝行再請，融僅曰：「守本分，不要去貪名逐利。」數語退出，同行者大笑曰：「千里遠來，原來不值半文。」蓮師卻奉若拱璧，一生遵守，故其成就也大。

嘗見今之學人，初受三皈，恂恂然虛懷好問。繼受五戒，則有矜色，便以問人爲恥。進受菩薩戒，學與德反見其退。後所尚者，多在自吹自擂，架子場面上用功夫矣。雖作一切佛事，大都色莊者乎，故其成就也尠。

或曰：今日世運，魔外繁興，擁護吾教，亦有賴於宣揚。縱無內而有外，不勝內外皆無乎？殊不知無內者，絕不有外。實以言爲心聲，動爲心相。心既被名所驅，則口有言，身有行，顯爲名之表現，適足招他訕譏，宣揚云乎哉？多見其於己於教，損而已矣。

發大心

是月也，臺中靈山寺，傳授在家菩薩大戒，四衆憧憧，往來於道，相見互曰：「發大心。」彼此唯唯否否，囁嚅而去。實則言者在口，聽者在耳，若夫言發於心，聽印於心者，恐百無二三焉。倘試問大心云何？都漫以菩薩心對。竊謂此語儻侗，難悟新學。予不敏，僅就大之所指，及戒後應作，撫拾貢獻，願受戒諸菩薩，幸一垂察。

(一) 大事因緣，唯佛究盡，爲極菩薩行，求戒以後，不希圖人天福報，不沈滯化城涅槃，要取無上正等正覺，上與諸聖把臂齊肩，勇猛直進，誓圓佛果，如滿月輪，爲其所證。

應大，是名發大心。

(二)悲憫衆生，沒生死海，爲行菩薩道，求戒以後，了知四生有情，六道含識，皆是多劫親眷，與我一體。觀其衆苦煎迫，輪轉三途，自當本大乘精神，犧牲一切，六度齊資，四攝並用，不厭不疲，不捨一衆，如日普照。爲其所攝應大，是名發大心。

(三)五濁惡世，剛強難化，爲培菩薩德，求戒以後，上弘下化，只有精進，環境反應如何，在所不計。或被譏訕，或被辱罵，或被嫉妬，或被陷害，或被刀杖，或被毒藥，如是等等，安然忍受，等飲甘露，不怨不退，如海廣納。爲其所容應大，是名發大心。

(四)世間塵勞，皆是佛事，爲盡菩薩責，求戒以後，弘法種種方便，護法種種事業，自修種種法門，利他種種設施，一時二時，至二六時，俱不休息，一事二事，至百千事，俱不畏縮，爲地能生。爲其所載應大，是名發大心。

學菩薩者，必證攝容載四端皆大，方合大心。始勉強而著相，終自然而無相，人自贊曰四大皆空，苟於此都無行解，人亦譏曰四大皆空。新戒菩薩，當鑒此贊譏，知所警惕焉。

教不可變質

政治維持秩序，宗教克制心理，秩序定，心理未必安，心安秩序自趨定，二者各有特質，正不必強曰孰重孰輕。惟教有輔政之功，政有護教之能，互相爲用，爲無可否認者。然教自教，政自政也。

如必使政盡依乎教，廢徵討刑罰而不用，處今叔季之世，勢必有所難行。或強名教定，即是政，棄禪定淨念而不修，於彼大事因緣，又有何關涉。適見其政不政，教不教，名乖言亂，各事俱不成也。

佛教自有屹然獨立精神，常新爲日，今不過明珠韞匱，一時隱晦而已。其不顯者，咎在賣珠之人，自不信珠之貴。聞世俗喜金，則趨附曰：珠似金也。聞喜石，又趨附曰：珠似石也。不知世人早已飽賞正莊之金石，再向人叫賣相似之金石，寧能引起重視？此珠所以久晦也。吾徒眩惑勢炎，欲變本質，傍人門戶，是失自信之心。自不信，而強人之信，欺人乎，自欺乎？

古德云：「齊家治國平天下，自有周公孔聖人，」是不以教附政治也。吾人爲一大事，因緣求自利，以戒定慧繕其心性，則社會賴以安。爲圓滿菩提求利他，以四攝六度增其福緣，則社會因蒙益。教與政治有良好影響，自是事實，如四皓平勃各安漢室，

途徑正不必同也。

尚有應注意者，衆生崇佛，其爲政治耶？其爲大事因緣耶？弘教者明乎此，庶於教之前途，方有光明。古諺有云：「只愁無道，不愁無廟。」吾師其意曰：「只愁無道，不愁無教。」有道則政治皈依教，無道雖欲以教皈依政治，恐亦不爲人所受。是故君子，必自強不息也。

受贊增慢

讀書聽話，知一而不能廣其義，是謂執着；能廣其義，墨守而不知變通，亦是執着。皆謂之死在句下。

古諺：「若要佛法興，除非僧贊僧。」僧者衆也。應廣其義，凡出家在家四衆，俱括在內。若只限出家贊出家，得非出家不贊在家，在家不贊出家，在家不贊在家乎？爲是此疆彼界，互不合作。佛法未見可興，此不能廣其義而執着也。

竊謂今日佛法興衰，已非贊不贊之問題矣。細審種種之不景象，患不在外侮來侵，而在內容自侮之也。不此之悟，是忽其本。試思四衆今縱交口互贊，佛法能即興乎？

不謂不興，行見其愈衰也。蓋不知己短，惡不能改，不知他長，善無由生，而再日受贊譽，非獎其謬，即增其慢，吾徒既謬且慢，而望佛法之興，斯真南轅北轍矣。

然則如何而可？予謂應變其義曰：「今要佛法興，除非僧勸僧。」良以家內之事，家內自知，外人來勸，總是隔靴搔癢。果能四衆，痛念教衰，各自反省，識其病根，推誠相與，必先自改作風，然後暗勸他人，使吾徒充耳皆是規箴，觀心漸少惑業，人各自強，法有不興者乎？此能變其義，而善用也。

更應知，能解勸字圓義，始明贊字真義。勸贊義何？勸實寓贊，勸爲贊之因也；贊實寓勸，贊爲勸之誘也；且也，昔非贊而不有勸，今非勸而不許贊，以時行權，是謂得之，豈可死在句下。

以德行護法兼用其他

皈佛者，必護其教，義之所在，不容少忽。誠以諸佛之心，即是衆生，教如不興，攝衆不普，是以欲報佛恩，先順佛心，自應攝新衆生，皈佛機構，此教之所以必護也。

教何以護，其道畧有三焉。廩粟幣帛，供養以時，心身盡瘁，奔走捍衛，此以財力護

之也。精研教義，口宣筆述，辭闢外侮，誘掖來者，此以學識護之也。戒定嚴修，三業清淨，愷悌慈祥，聞接皆化，此以德行護之也。

財力護者，只可外觀莊嚴。學識護者，僅得歎為希有。德行護者，則能使人傾心悅服而輸誠焉。三者兼用，固為善之善者，惟財力或有所困，學識或未可強，若夫德行，則未有不能者也。其不能者，不肯而已，肯則未有力不足者。盱衡今日所需，尚是德行護教為急且要耳。

「若問黑心人，念佛堂裡尋，」佛面之大辱也。果如所言，非外界之來侮，乃吾輩之所自腐，教烏得不衰乎？「若問德行人，念佛堂裏尋，」佛面之榮光也。果如所言，非外界之來譽，乃吾輩有以自強，教烏得不興乎？然則教之興衰，實由吾輩之行徑，古哲云：「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，」可不信哉。

學佛先識大本

希有哉世尊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八方，其學無有偶也，其行亦無有匹也。世間之學，燦若衆星，約其大旨，無非為衆福利，解除艱苦。考其實際，皆及其小者末者，而大者本者，

反熟視無睹焉。

根本大苦，莫過生死，千古以來，對此問題，所聞只是歎息，痛悼，或強作達觀耳，竟未聞一解決之方，豈非顛倒疎忽耶？雖有各宗教出而討論，大抵盲人摸象，偶得一端而已。惟我世尊，親身體證，究極微妙，十二部經，三百餘會，事理權實，罄無不盡，人肯依修，就路還家。嗚呼，希有哉其學也。

爲衆謀福犧牲，美辭也，徹底作者，果幾人哉？至其犧牲迹象，亦自不等。有能犧牲其小者，而大者則吝之，或雖犧牲，勢有非得已者，比比然矣。若夫世尊，多劫以來，爲法爲衆，頭目腦髓，捐捨累累，此次以國儲之貴，天下之富，棄若弊屣，獻身九有，更異無聊之人，假宗教思滿其領導欲者，所可同語。嗚呼，希有哉其行也。

或曰：是贊佛與？曰：否，予不解贊佛也。世聖帝堯，孔子尙曰：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」孔亦世聖，後儒亦曰：「孔子以前未有孔子，孔子以後未有孔子。」僅此囫圇兩語。佛何聖也，予何人也，而能有贊。不過聊舉犖犖大者，俾人識其所要，從而獲益，是予之心也。復慨乎末法鈍器，獨於斯二者，疑而且詬，如鄭人之買櫝還珠，故尠能自利而利他，是又予今日之欲有言也。

斌宗法師儀行

僧伽爲三寶之一，得有高僧住世，衆生之勝福田也。斌宗法師者，臺籍之高僧，精持戒律，端整威儀，禪定教乘，俱各深入。盛年碩德，方爲衆生仰賴，胡天不弔，溘然示寂耶？

日據臺時之佛化，教重乘而輕戒，文崇日而黜漢。師則遠求四方，衆戒具足，專於漢學，淹貫羣經，屹然卓立，不同其流，故領衆則僧相莊嚴，講經則辯才無礙。

其言行舉止，不率不苟，處人接物，無不起人畏敬。予與師曾有二事，至今印象猶深。或爲師印所箸心經，洩予署眉，師傳語曰：經籤須楷勿草漫也。予聞而惕然恭書。又予介一顯者皈依，師遽詰曰：是出本人之願乎？否則不必。予不敢欺，事遂不果。斯二者雖屬瑣細，亦足覘師之門風矣。

師不奔競豪貴，不貪眷屬，不入熱鬧場，不背正法隨順世情。因之，人嘗譏其寡合。嗚呼！此正爲師德之高峻處，際此末法，千人諾諾，不如一士之諤諤，或有契心，聞風而興者，自必挽回法運不少，安可以反謂詬病哉。

舉茶毘後，出舍利，或顆或片，皆如水晶，見者驚異，是師之成就信而有徵焉。嚮慕者，咸冀師乘願再來，予獨流涕曰：其如現世之衆生何？！

一 士 謬 謬

今日臺島佛教，較諸往昔，無論傳戒講教宣傳，似勃勃而有生氣，抱樂觀者曰：吾教興矣。細察之，實則未也。各市縣鎮，所有新舊寺廟，多者不過二十，而蓮社念佛堂等，或一或二，或有或無，勢若晨星而已。反觀乎耶教，其在都市之教堂，固已星羅碁布，皇乎堂矣，而在鄉村，每一角落，靡不有十字標誌之建設，甚而狹短一街，且有四五處之出現，直如雨後春筍，事實在前，不容否認者也。至兩教吸收信徒，亦有優劣，人則禮貌物質熱烈訪勸，種種招徠；我正猜嫉鬥諍冷酷排擠，極力分化，孰興孰衰，吾不得而知矣。

在此沉悶之際，竟有謬謬之士，振鐸高呼，四衆團結，鳳鳴高岡，時將旦歟。閱覺世旬刊第四十一號，十日談欄中，載一鉅論，題曰：「努力迎接佛教復興機運」，其始曰：「這些進步的成果，是由大陸來臺的法師居士們熱心宏法，以及本省信徒們的熱

心護法，乃至政府給佛教以相當扶助等三方面的力量換來的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，就是外教給我們的刺激。」其結曰：「今後我們從事弘法佛教工作的大德法師，和居士們，以及住持寺廟的比丘比丘尼大德們，應該本著四攝六度的教義……用服務的精力去糾正人們對佛教的誤解，去接引人們向佛陀的正道來皈依。」噫！美哉言乎，功歸羣倫，勗勉四衆，胸襟恢宏，眼光遠大，洞破癥瘕，藹言如春，不圖今日有斯論也。予護教熱心，雖老未衰，茲當北面稽首百拜，更願繼斯論而多有起者，呼籲四衆精誠團結，吾教庶乎迎接復興。日月出矣，燭火可息，予亦將從此投筆，洗耳恭聽昌言也。

逆耳言終